**第三周 3.2 高二语文第十一课时 补充阅读篇目及推推荐阅读书目及文章**

**（一）推荐阅读书目**

1.《贝多芬传》【法】罗曼·罗兰 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版

2.《贝多芬自述》编者【德】弗里德里·希科斯特 【德】亨利·爱德华·克雷比尔 张宇译 作家出版社 2018年版

**（二）补充阅读文章**

**文章一 贝多芬**

提起音乐家的名字，没有比贝多芬更响亮更庄严的了。他是音乐的英雄──不，是人类的英雄。

所谓英雄，并不是个人事业的野心家，他是从人类生活的提高出发，必要时交付出个人的生命。因此贝多芬没有一般的感伤的气息，虽然痛苦始终纠缠着他的生命。他说：“大多数人为了一点好事便回肠荡气，这可不是艺术家的天性。艺术家是火一样的，他们不会哭泣──人得凭音乐从他的精神打出火来。”他从小就遭受到父亲酒疯的折磨;他贫困、失恋、疾病;但是他从不屈服，从不灰心。用罗曼·罗兰的话说：“在不肯委身于灵魂的庸俗的人们，是日日夜夜的战斗;而且大多是没有威严，没有幸福，转战于孤独和沉默之中的战斗。”他心胸广大，他承认他的工作是困苦的解放，其他都不算一回事。而且只是为了这些，他才演唱他惨淡的生命。他没有一根媚骨，即使在贵族圈内，一发觉到别人在他的弹琴声中继续谈话的时候，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拍上钢琴盖，愤然离席，说：“我才不高兴对猪弹琴!”贝多芬博览群书，从希腊拉丁文到英法的文学、哲学，他全是内行;精神上他是卢梭的弟子。他爱好自然。他也崇拜莎士比亚和歌德。瓦格纳说：贝多芬和莎士比亚是一对普罗米修斯。贝多芬忠实于自己的艺术，他的作品经过不知多少次的修改之后才肯付印。付印之后甚至在刻板之后，他还是一面校对，一面修改，即使毁板也不将就一点。有人看见他写作的时候，头发蓬松，满额大汗，正如在打一场大仗。垂死之前他说好像才开始作曲。

贝多芬生于1770年。祖父是男低音歌唱家，歌剧作曲家，奥古斯特候选的乐队指挥。父亲是男高音歌唱家。贝多芬具有音乐的血统。14岁，他在公立学校念书，音乐教育则从4岁开始，8岁已拉得一手好提琴。11岁他认识了巴赫的平均率钢琴谱。艾登预言他是莫扎特第二。1787年，他转入莫扎特门下。1788年曾游维也纳，因为即席演奏莫扎特而受到关注。莫扎特说：他有一天会在世界上发出一种声音来。那时，他的慈母逝世，父亲是一个酒鬼，丧失了他的歌声。他不得不去做家庭教师。他开始潜心研究英国文学，并且认识了瓦尔德斯丹伯爵，成为他终身的知己。1792年瓦尔德斯丹送他去维也纳，从此定居在这18世纪的音乐名城。

因为生活的不安，恋爱的失败，听觉也开始烦搅他，在别人的眼中，贝多芬变成一个怪人。幸亏他的创作力是旺盛的。因为他对于大自然的极大的喜好，他随身总是带着笔记本。1822年，他的耳朵完全聋了，对客人谈话是用笔谈，从千百本的谈话记录中，可以看到他的生活和工作态度。

十八九世纪之交，欧洲的主宰人物是拿破仑。贝多芬为他写了一部交响乐，前后经过3年时间(1802～1804)。可是他的交响乐才脱稿，拿破仑已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撕掉乐谱上面的献辞，把乐谱扔到地下，猛力践踏，愤恨地说：“他竟做起专制魔王了!”

1826年12月，贝多芬患肺炎，后转水肿病。三个月的治疗落了空，经过两天半清醒的挣扎之后，1827年3月26日，在雷轰电闪当中，他向空中挥舞着紧握的拳头，就此向人世告辞了。下葬之日，送殡的有两万人，有一位老太太对人说：“这里埋葬的是一个音乐的主帅。”

**文章二 贝多芬：一个巨人**

何为

客人敲开了贝多芬家的门。 　“他不肯接见你的，”女佣站在门槛上为难地说，“他任谁都不肯接见，他厌恶别人去打扰他，他要的是孤独和安静……” 　　但是这个好心肠的女佣人经不住客人的苦苦要求，捏弄着她的围裙答应去试试看。

她带领来客到贝多芬工作的屋子，在那里最惹人注目的是两只对放的大钢琴。女佣在一旁指点着说：“在这只钢琴上他工作，在那只琴上经常弹奏。别以为这房间杂乱无章，我曾经想收拾一下，后来发觉那是徒然的。他不喜欢我整理房间，就算整理好了，两分钟内就会弄得凌乱不堪。过去那一边是他的厨房，他自己做东西吃，吃得那样简单随便，也不让我帮他一点忙。可怜他几乎完全聋了，又常常不舒服，什么声音他都听不清楚，看着真叫人难受。还有他那个流氓一样的侄子，一天到晚来麻烦他。——瞧，他下来了，我希望他不会责怪我。” 　　沉重的脚步声踏在楼梯上清晰可闻，到第二层的时候，他稍稍停留。随后他走进门来了。一个躯体五尺左右的人，两肩极宽阔，仿佛要挑起整个生命的重荷及命运的担子，而他给人明显的印象就是他能担负得起。 　　这一天他身上的衣服是淡蓝色的，胸前的纽扣为黄色，里面一件纯白的背心，所有这些看上去都已经显得十分陈旧，甚至是不整洁的。上衣的背后似乎还拖着什么东西，据女佣解释，那拖在衣服后面的是一具助听器，可是早已失去效用了。 　　他无视于屋内的人，一径走向那只巨熊一样蹲伏着的大钢琴旁边，于是习惯地坐下来，拿起一管笔，人们可以看见他那只有力的大手。 　　客人带着好像敬畏又好像怜惜的神情，默不作声地望着他。他的脸上呈现出一个悲剧，一张涵蓄了许多愁苦和力量的脸。火一样蓬勃的头发，盖在他的头上，好像有生以来从未梳理过。深邃的眼睛略带灰色，有一种凝重不可逼视的光；长而笨重的鼻子下一张紧闭的嘴，衬着略带方形的下颌，整个描绘出坚韧无比的生的意志。 　　女佣略一踌躇后，走上前去引起他的注意，可是他的表情是不耐烦的。 　　“什么？又是怎么了？”他大声说。接下去倒像在自言自语：“倒霉，今天！哦，今天我碰到那些孩子，对我嘲笑，捉弄我，模仿我的样子。” 　　女佣向客人指了指。 　　贝多芬说：“谁？那是谁？” 　　他又粗着嗓子喊：“你们说的声音大些，我是个聋子！” 　　客人小心翼翼递过去一张字条。贝多芬戴上眼镜，专注地凝望了一会儿，“好，你们竟敢到兽穴里来抓老狮的毛，”他说，虽然严肃，但脸上浮现善良的微笑，“你们很勇敢……可是你们不容易了解我，也很难使我听懂你们的话，过来坐在我旁边，你们知道我听不见的。” 　　他敲敲自己的耳朵，随手拿过来一张纸一支铅笔给客人。 　　客人在纸上写道：“我们要知道你的生平，把你的消息带给万千大众，使他们了解你真实的好灵魂。” 　　看了这几句话，一滴泪在大音乐家眼里闪光。他喃喃地如同独语：“我的好灵魂！人家都当我是个厌世者，你们怎么会想到这个！在这里我孤零地坐着，写我的音符——我将永远听不见音乐，但是在我心里发出的回响，较任何乐器上演奏的都美。我有时不免叹息，我真软弱……一个音乐家最大的悲剧是丧失了听觉。” 　　贝多芬神往地说：“一个人到田野去，有时候我想一株树也比一个人好……” 　　他接着说：“你可能想到我——一座峰岭已倒落了的火山，头颅在熔岩内燃烧，拼命希望挣扎出来？” 　　贝多芬激动而又沉郁的情绪深深感染了来访者，客人不断地写下笔记。 　　命运加在贝多芬身上的不幸是将他灵魂锁闭在磐石一样密不通风的“耳聋”之中，这犹如一座永无天日的幽囚的小室，牢牢地困住了他，不过反过来在另一方面，“聋”虽然带来了无可比拟的不幸和烦忧，却也带来了与人世的喧嚣所隔绝的安静。他诚然孤独，可是有“永恒”为伴。 　　贝多芬留客人在他屋子里吃简便的晚餐，在晚餐桌上说起他往昔的许多故事，包括他在童年时跟海登和巴哈学习时的生活，包括他为了糊口指挥乡村音乐队的生活。贝多芬还向他的客人叙述自己最后一次出席指挥音乐会……

他对客人大声说：“听我心里的音乐！你不知道我心里的感觉！一个乐队只能奏出我在一分钟里希望写出的音乐！”

**文章三 至伟至微贝多芬**

**张听雨**

今年适逢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各大乐团的音乐季上贝多芬的作品都占很大比重。对于国内乐团，贝多芬的作品不仅是伟大的音乐文献，更是训练乐团的绝佳“教材”。贝多芬的作品对乐团奏法与平衡等有十分高的要求，许多奏法更是乐团需要学习研究的，对其进行细致的读解是保证乐曲精准呈现的前提。1月19日，指挥家俞峰带领宁波交响乐团在宁波大剧院上演了贝多芬《第二交响曲》与《第四交响曲》，其在作品的读解与演绎上所呈现的精益求精精神令人赞慕。

在一场音乐会中同时安排上演贝多芬的这两部作品有着明显学理上的考量。首先，这两部作品的音乐文本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在调性安排上，两部作品四个乐章都选择了大调，表现的情绪都是带有所谓贝多芬“偶数风格”的轻松与优雅。其次，两部作品都伴随着贝多芬的两件轶事：“贝二”诞生于写下《海利根施塔特遗嘱》的困厄之境，而作曲家却以胜利者的姿态创作出如此意气风发之作。“贝四”创作于贝多芬最稳定的一段爱情之中，是作曲家少有的放松与歌唱之作。两部作品的相似性无疑又给演绎带来难度，只有对于音乐的细致读解与准确掌控，才能让听众聆听、接受时不会感到单调与雷同。

面对伟大艺术家的作品，如何平衡艺术家的强烈个性与所处时代风格的冲突是一个难题。且“贝二”与“贝四”有着许多相似性，这更给演绎带来难度，只有对音乐细致读解与准确掌控，才能让听众聆听、接受时不会感到单调与雷同。对贝多芬《第二交响曲》的呈现，在风格把握上稍有不慎便容易演绎过度。俞峰棒下的“贝二”表现出的是纯熟与平衡，每一段音乐都表现得个性鲜明而又在整体上一以贯之。另外，贝多芬乐曲的引子乐思和情感相较于海顿更加丰富，“贝二“和”贝四“两个开头长大的引子处理起来都不简单。“贝二”又有许多细密的节奏，使这段引子不易把握。俞峰率领宁交的这段演绎，运用精湛的指挥技巧，让每个声部以最自然的音色精准进入，前两句之间的木管连接部分，每个音的奏法都是字斟句酌且充满活力，到了弦乐的快速经过句则展现出沉着与从容，即使到了呈示部之前的快速三十二分音符，跑句仍保持引子的速度。德国指挥家魏因加特纳在《论贝多芬交响曲的演出》中曾强调贝多芬引子到呈示部间连接句速度把握的重要性，俞峰基于乐谱细致读解的现场演绎更使音乐的古典谨严风格与演奏家的音乐个性融合呈现，文质兼美。在呈示部之后，指挥家并未从夸张的音效出发，而是通过对每一个句法的考究得出合理的戏剧性。第二乐章小广板的速度选择颇有深意，俞峰并没有如许多指挥家般选择缓慢的速度，而是强调音乐的流动性，着力表现贝多芬古典健康的一面。

贝多芬《第四交响曲》是俞峰十分擅长的曲目，他曾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中央歌剧院演出这部作品。乐团下半场的状态也更加自如，演奏出的音乐汪洋恣肆。 “贝四”第一乐章的引子与“贝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彼混沌之一气兮吾不知谁合而为一”。俞峰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其提出的“被动演奏”观念使每一处演奏法都得到仔细雕琢，在极弱的力度中，音乐的层次感并未消弭，而是蓄积着能量直至呈示部石破天惊的爆发，爆发前指挥家选择拉长了休止的时间以营造戏剧性。聆听俞峰指挥的贝多芬，能感受到一种能量贯穿始终，如果说第一乐章中这种能量是作为动机展开的源动力，那么在第二乐章中则化为一种朴素求真的内在力量。这个乐章有着希腊雕塑式的高贵均衡之美，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一交响曲》第二乐章能听到许多对这一乐章的模仿。对这个乐章的把控十分考验指挥家的功力，稍不留意，伴奏的分解和弦便容易演奏得越来越快，使音乐失去骨架而松懈。俞峰在这里体现出出色的控制力与纯正的音乐品味，弦乐演奏旋律处的揉弦恰到好处，朴素优美。聆赏之余，使我想到许多德奥指挥大师指挥的音乐，虽然有时很难明确说出哪里十分出彩，但却无限接近心中“正确”，这种归真的力量也是我在这个“二乐章”中听到的。三乐章展现了俞峰出色的指挥技巧，连续的“移节拍”演奏得精确而生动。第四乐章的“乐队竞奏”展示了乐团的出色技巧，弦乐的快速段落干净清晰，双簧管与大管演奏家的出色独奏更展现出国际水准。综观整场音乐会，俞峰所塑造的贝多芬仍是庄严崇高的“乐圣”形象，指挥家有着出色的技术，棒下的乐队总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幅度对比而不缺少平衡，这都来自他对音乐本体的精深研究与对音乐目标的孜孜以求。

**文章四 贝多芬，一位伟大的普通人**

**田艺苗**

2020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今天我们就在他的故事中，一起来听贝多芬最经典的作品。

1

贝多芬出生在德国波恩，一座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安静古朴的小城。波恩地处莱茵河上游山地和下游平原之间，北部是平原，南部多丘陵，地形错落，视野开阔。城中有波恩大学，有古堡和温带植物，满眼看去都是绿地，一派田园风光。莱茵河浩浩荡荡地流经这座美丽的城市。

贝多芬小时候喜欢在莱茵河边玩耍，常常独自沿着莱茵河跑得很远。后来终其一生，他都保留着野外散步的好习惯。特别是在他耳聋之后，才真正领会大自然对他的意义。他说“我爱一棵树，胜过爱一个人”。也许是见人越多越觉得草木有情。

2

大家可能听说过《英雄交响曲》的故事，最初，这个作品是献给拿破仑·波拿巴的，他十分崇拜实现了法国革命的理想的拿破仑，当他听说1804年5月拿破仑称帝的时候，非常愤怒，把刚完成的交响曲的封面撕掉，把标题改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英雄人物》。这部交响曲首演的时候毁誉参半，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杰作，华丽、伟岸、优美；也有一部分人觉得它荒谬，混乱，评论家觉得它晦涩难懂，演奏家们则表示非常享受。

为什么会有这样两极化的评论呢？因为这部英雄也是一部革命的作品，贝多芬在其中创造了不少新写法。比如像第一乐章，充满活力的快板，他把主题的展开部分加长。我们知道大部分音乐的结构，无论巴赫、贝多芬，奏鸣曲还是赋格曲，都有一种三明治的结构：呈示、展开、再现。贝多芬将展开部加长，并且在再现主题之前，加了一段假再现，预先再现主题，这样写不合常规，当时排练的时候，由圆号吹奏，贝多芬的学生一听急了，大骂圆号手“你会不会数拍子啊”，贝多芬差点就给那学生一拳。可见当时，人们作曲是非常程式化的。按照程式来写，只要亦步亦趋就行了，写起来就比较方便，所以早期的作曲家巴赫泰勒曼，作品都是上千首，而贝多芬只有9部交响曲，作品编号也只有op.127，可见，他的作曲，更多的是创造，从他开始，作曲变得更艺术了。

3

从1792年到1800年，8年奋斗，30岁的贝多芬已经成了维也纳公认的首屈一指的音乐大师。可是乐极生悲。第二年，他发现他的耳朵出了毛病，一开始是嗡嗡作响，听力日渐衰退。终于有一天，他和学生李斯一起在林中散步，李斯说，你听鸟儿唱得多好听啊，可是贝多芬什么也听不见。失聪对音乐家来说，简直是耻辱。

1802年，他32岁，事业正登临巅顶。他怎么也料不到，上帝给他的磨练，竟然是耳聋，是对音乐家来说比死更惨的耳聋。他听了医生的话，搬到维也纳郊区的海利根斯塔特休养。在那里，他放下工作，思考、洗温泉浴，在葡萄园中散步。夏天很快过去了，清闲的幽居，让他渐渐心生恐惧，之后是可怕的精神消沉。

4

现在看来，“海利根斯塔特遗嘱”并不算遗嘱。它是贝多芬向死而生的曲折的内心纪录。这份遗嘱如今出现在德国的中小学课本中，鼓励年轻人。

“啊，你们这些人说我充满敌意、喜怒无常、愤世嫉俗。你们怎样冤枉我啊……我的心和灵魂充满了善意的柔情……”他是一个心怀大爱的人，但他不否认他只是个普通人，在意他人的目光——“一种灼热的焦虑就抓住了我，因为我害怕我的病情被别人注意”。而且他还爱说教——“只有德行，而不是金钱，才能带来幸福”。

耳聋让他死了一次。在痛苦的焚烧之后重生，他写下这样的句子——“只有我的艺术阻止了我。啊，我觉得，在把我内心感受到的一切表达出来之前，我是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的。因此，我就饶了这可怜的一命。”

没有考验如何成就天才。让音乐家失去听觉，这也太蹊跷了。大概上帝决定要将他鞭策成伟人，变成神。对于这样一个暴躁的人，上帝给他的磨练是隐忍，是“28岁就被迫成为一个哲学家”。命运的辉煌、荒谬与不测，戏剧化的对峙出现在真实的人生。痛苦摧毁了他，侵蚀他温柔的慢板，导致他晚年的颓废。它激起的反弹力量也是剧烈的，痛苦的，他奋力扼住咽喉与命运战斗的时候，从未想过与耳聋和解，与命运讲和。他没有原谅过。

浪漫的年代真的过去了。这个浮躁的世界里，日新月异，走马观花，朝不保夕，坚固的事物都面临烟消云散。我们习惯沉默、闷骚，低调，酷，失语，旁观，不再试图表达自己，奉献自己。面对贝多芬的直抒胸臆咆哮呐喊热泪盈眶，几乎有些不知所措；他的激情和理想主义，是不是已经高大到可笑？这个年代人们真的能够理解贝多芬么？贝多芬被摇滚，被解构，被恶搞，被安上强奸未遂的罪。据说如今法国人也不怎么读大部头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了。我们从小被教育得安分得体，如今正准备“优雅地变老”。

但我们依旧被他的音乐深深打动。在浮华年代，在这个没有真相的城市里，听见贝多芬的慢板，时常会叫人热泪盈眶。我相信在每一个年代，总会有为了贝多芬而安静下来的时分。这里没有泛泛而谈，没有虚假的笑容，没有不痛不痒的装饰；他扔掉假发、敞开胸膛冲进古典圣殿；他以漫长的展开段深入情感之核，因而拥有钻石般的璀璨之光，直射你我的灵魂。任五音乱耳，新声旧曲，都遮掩不了他的光芒。形式与风格，都会随时间湮灭，但人性和自由的精神不会。他教我们不相信命运，却再次相信情感的力量、冒险的意义和创造的价值。弹奏贝多芬，聆听贝多芬，因而成为一种人生的历练。就像罗曼·罗兰说的，在人生的战场上，他总会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